

遇見窮人

山人神父

遇到淑秀前，我見過艾山（淑秀的丈夫，與淑秀同為第四世界運動的志願者），第一次聽到第四世界這名稱，就在那時候；對其模樣狀況卻還茫然不知。在大陸，我們常常會隨著政府說自己是生活在「第三世界」的人民，「第三世界」經濟正在發展，生活還不富裕。所謂人民生活已經達到「小康社會」，只是這些年的口號而已。我從小就知道自己生活並不富裕。

我從「第三世界」走近第四世界，要感謝淑秀。因為，是她把我帶入一個嶄新的舊世界，「新

是因為概念，「舊」是它早已存在。這次因為在輔仁大學有三個月的短期學習，有機會遇到淑秀一家人，才認識了若瑟·赫忍斯基神父——《親吻窮人》一書的作者。

印度德肋撒姆姆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曾向中國大陸申請為中國窮人服務的事業，但中國領導人並沒有發現自己國家真正貧窮，他們冷酷地答覆修女說：「中國沒有窮人。」事實上，中國社會走到今天從來都不缺少窮人，這個聲稱「沒有窮人」的社會只是一直在忽視窮人的存在，他們不願正

視貧窮。

社會中哪怕只有一個人在沒有尊嚴的處境中無助地生活著，社會如果對此裝成茫然無知，這個社會毫無疑問就是畸形、不健康的社會。在中國不只有一個窮人，不只有一個窮人沒有尊嚴，不只有一個窮人沒有尊嚴而且常常無助，中國許多人都在沒有尊嚴的活著，不論是擺地攤的小販，還是抗爭強拆的市民，或是以死捍衛土地的農民。如果不再是以擁有物質而是以心靈、精神、權利來分別窮富人，那在中國社會裡就有千萬萬這樣的窮人在生存邊緣苦苦掙扎著，在生活中，他們既無助，又無尊嚴。

當中國城市的環境治理權被交給「城管」後，我們常能親眼看到小攤小販被城管們毆打在大街上，貨物被踢散在地，他們把抗爭的年輕女人當眾拷起來，年輕女人的三歲女兒在旁邊嚇的哇哇大哭，被塞進「警車」前，年輕女人還掙扎蹲跪在孩子面前說：「妞！你別哭，媽媽不能抱你

了！」周圍人群這樣看著，不是所有人都冷漠，但亦不是誰都想改變這種現實，中國人總善良到無奈，他們都是窮人！

我常常想，天主教會應該如同耶穌基督一樣做這有病社會的醫生或導師，剷除毒瘤、醫治疾痼，匡扶正義，導引善良，也就是說：天主教會負責任為窮人在社會中爭取地位和權益。在若瑟神父的視野裡，窮人是教會的面目，亦是教會存在的根本理由。教會應該說明社會認識窮人，發現窮人，並重視瞭解窮人存在的尊嚴與意義。就中國社會而言，如果天主教會沒有注意到自身這層先知使命，那天主教會在中國社會中的面目仍舊會模糊不清。

淑秀給我介紹說：第四世界志願者的任務就是在自己的世界中找到窮人，並與窮人一起生活，與他們一起面對赤貧，共同對抗、打敗它。的確，第四世界的志願者是窮人和世界的溝通者，志願者幫助窮人站立在本屬於自己的世界

中，同時志願者亦說明世界認識窮人在社會中的意義與價值，這項工作在福音現實意義地驅使下，才真正顯出她神聖性的來。

在這點上，若瑟神父宣導的第四世界運動正是要幫助教會來實踐這一神聖目的。的確，教會須和窮人站在一起，教會是窮人的教會，教會是他們在這世界上的聲音，耶穌說：貧窮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教會不單要把耶穌基督這宣言不斷重複地告給身邊的窮人，也要不斷重複地告給這個不認識窮人的社會。

如前文我提到過的：我們以往對貧窮的理解常常在物質層面，物質匱乏在任何時代都被理解成不好的，或難以接受的。人拼命想擺脫貧窮，而財富成為人追求生活的重要目的。人對物質的追求善用並不是壞的事，但是，物質常常會斬斷人進入精神世界的通道。所以，神修者告訴我們說：物質適當匱乏，反能有助人把心靈與精神溝通。

所以，第四世界運動目的並不在於物質匱乏問題的簡單解決，意即真正在回答主基督：「你們給我吃的，你們給我喝的，你們給我穿的」的要求面向後，教會如何再次站在社會學基礎上把此問題深入到窮人的心靈層面？暫時解決窮人溫飽之後呢？

窮人在生活中真正的安全感應該建立在哪裡？所以深層安全感似乎成了若瑟神父的第四世界運動理念的真正追求，針對這方面，若瑟神父說：

重點不在於指出哪一個細節應該改變，也不是哪一方面應該多做努力。應該要改變的是確保窮人完整的尊嚴，以他們（窮人）的思想做為各種政策的指標，以他們（窮人）的盼望做為各種行動的標竿，不再把人當成問題來切割。在最貧窮的同胞的要求下，重新界定整個社會，並改變我們看待人的目光與方式。

在質疑指責面前，若瑟神父如德肋撒姆姆一樣都明白自己這樣努力的真正原因：「（我們）在每一條路的轉角，在每一個相遇的時刻，都會面對這個追問：『你們對我做了什麼？』這個追問擊垮各種知性與物質的安全感。我們必須在另一個層次上建立安全感。」

若瑟神父解釋說：「這就是這個運動所謂的顛覆現有的優先順序，」因為這涉及到對以往慈善事業觀念改造，讓人們更深層次地去瞭解歷史中窮人的真相，而這正成為「令大家感到不安的原因。」的確，對人類社會的徹底改造性目的使第四世界運動的目標直接像是要掀起一場深具改變的偉大革命，這革命似乎要燃燒到地極並與耶穌基督相遇。對此，若瑟神父說：

教會的每一個時代，而且對她來說，這樣的時代並沒有真的結束，她不斷宣稱最貧窮的人是她的肉中之肉、骨中之骨，是她最深的事實，但教會要完美無缺地活出這個事實而

無任何缺失，並不是那麼容易。為此，我既不焦慮也不氣憤。教會就是最貧窮的人，最貧窮的人是她的本質。也因此，最貧窮的人遲早會被她所認同，被她優先接待，以多少來說是具體且持續、或私下或公開的方式進行。我敢說透過她自身的歷史，教會註定要不斷地憶起、不斷地重新意識到：她就是貧窮、被鄙視與被排斥的這個事實，她就是不被世界所愛、被世人所拒絕的那一位。為此，她不得不與最受貶抑、被眾人所排斥的族群重逢。

當現在（作者按：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在讀書會現場本想做此呼籲，無奈心軟弱，藉口氣氛不對，終沒為此發聲；翌日，四月二十八日二十點三十五分，溫州三江基督教堂被當地政府強行火爆拆除）浙江的教堂頂十字架被當權者用違法的手段拆卸下來，基督徒正在以信仰精神

堅持正義、對抗邪惡的時候，我就知道自己寫的這篇《遇見窮人》還差一個結尾，在這裡，我想用日本小說家村上春樹獲得「耶路撒冷文學獎」後，在頒獎典禮上那篇著名演講《我永遠站在雞蛋的那邊》中的話來做結語：

無論高牆是多麼正確，雞蛋是多麼地錯誤，我永遠站在雞蛋這邊。……我們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是一枚雞蛋。我們都是獨一無二，裝在脆弱外殼中的靈魂。你我也或多或少，都必須面對一堵名為「體制」的高牆。……今天，我只希望能向你們傳達一個訊息。我們都是人類，超越國籍、種族和宗教，我們都只是一枚面對體制高牆的脆弱雞蛋。無論怎麼看，我們都毫無勝算。牆實在是太高、太堅硬，也太過冷酷了。戰勝它的唯一可能，只來自於我們全心相信每個靈魂都是獨一無二的，只來自於我們全心相信靈魂彼此融合，所能產生的溫暖。請花些時間

思考這點：我們每個人都擁有獨特而活生生的靈魂，體制卻沒有。我們不能允許體制剝削我們，我們不能允許體制自行其道。體制並未創造我們：是我們創造了體制。 □